

杭州图书馆



◎ 杭州圖書館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長洲王楙

隸釋

洪氏集漢人碑刻爲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到處如郇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爲行李僕按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爲行李不爲無據然釋以行里亦似意順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柔遠而邇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卽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有損偏旁者增

入野客叢書卷二十六

清隸

偏旁者如書英爲瑛損偏旁者如書繼爲𪔐之例是也增玉爲瑛損彖爲𪔐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爲里而爲耐乎又鄭固碑有逡遁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逡遁逃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逡遁固讓之文爾逡遁卽逡巡之義合讀爲逡循而洪氏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逡巡遁逃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爲逡遁於文勢順乎按前漢敘傳曰不疑逡遁致仕外戚傳曰太伯逡遁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注遁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蹇然逡遁又仲秋下旬碑曰爰茲衰

微三命縮羸背介嬪儷孤嗣單榮洪氏謂爰茲衰微
三命縮羸者知其嘗貢選也背介嬪儷孤嗣單榮者
知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卽陰陽家五星三命之
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訢碑亦云經設三命君獲其
央孫根碑云羸縮有命不可增損卽此意也洪謂貢
選之說其指似迂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容齋續筆曰歐公作尹師魯墓銘但稱文章簡而有
法或以爲未盡公怒至貽書他人責之荆公作錢公
輔母墓銘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公輔不滿公曰宜

入野客叢書卷三

二

唐魏

以見還二公不喜人議其文如此僕謂荆公人有片
善稱贊不已歐公製作竄改無餘二公好善動皆若
此豈有吾文未盡而反諱人議之理不知前輩作文
輕重貴於適中假借不欲太甚或者往往欲其極力
稱借豈二公之所樂乎昔韓熙載嘗爲江南一貴人
製墓銘其間無甚可述文竟其人不滿再丐潤色韓
書一絕卻之知此風尚矣僕謂使其議是二公政自
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論故耳容齋謂二公
皆不喜人議其文是又非深知二公者也

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
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爲工僕謂此八字已
先見於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日逐髓月支擁
十萬以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又爲祖豫州墓志曰或
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又任孝恭表曰深
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
書腦日逐髓月支卽揚子雲腦幕沙髓余吾意宋武
帝詔亦曰南腦勁越西髓剛戎

錄尚書事

漢置錄尚書蓋取舜納大麓之義此漢儒釋經之蔽

入野叢書卷三六

三

唐魏

按書本意麓卽林麓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堯使舜入
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說正得經意釋者
乃謂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其鑿甚矣是
習聞當時之說爾領尚書事自武帝時置歷世不改
如張安世霍光王鳳師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時乃改
爲錄尚書事以趙意等爲之章帝蓋專其一時之權
以一字易之不知權重無以復加貽患於後世其權
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置之猶古者冢宰總已之義
魏晉之世權臣移鼎之釁往往由此吁可歎也今州
官有錄事縣吏有押錄恐承此名

烏頭白

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鸚頭白之說僕觀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鮑昭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馬生角

漢人用積薪字

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董仲舒曰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此說出於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曰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趨火燥者先

入野叢書卷五

四

陸

然鄧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賈董之言祖此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此語出於文子黯蓋引而言之耳漢書二處用積薪字皆無音是以積字從本音也僕謂此二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子賜切漢書合從此音

長安浩穰

張敞傳曰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其爲京兆表曰曲蒙恩澤方尹浩穰旣殊有截之懼合首無疆之祝穰字作平聲呼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漢書上聲用

烏鬼

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嬾真子以爲豬蔡寬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細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爲鸕鷀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爲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繒白蠻則婦人衣白繒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鬼知其爲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九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卽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爲烏鴟之烏

唐言金印

歐公集古錄曰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有云拜御史丞持節觀察黔中賜紫服金印者隋唐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宗閔謂賜金印者謬也僕謂唐人言金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錫集高陵令碑亦曰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王公碑曰攝御史中丞紫

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柳子厚集陽道州碣曰皇帝以銀印赤紱卽貶所起陽公柳公墓表曰遷大理評事加朱裳銀印張燕公集郭知運碑曰嗣子英傑假紫服金章似此不一蓋以當時服色言之非真所謂漢印綬者

唐袍服用花綾

唐人袍服用花綾僕觀白樂天謝裴常侍贈鶻銜瑞草緋袍魚袋詩曰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繞腰飛弟行簡賜章服詩曰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鴈趣行注緋多以鴈銜瑞莎爲之喜劉蘇州賜金紫

入野客叢書卷三六

六

四六中

詩曰魚佩葦鱗光照地鶻銜瑞草勢冲天方鎮詩曰通犀排帶胯瑞草勒袍花白詩多言此按唐會要德宗詔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今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鶻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鴈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草也唐志亦詳

孟嘗非謚

史記孟嘗君傳云嬰卒謚爲靖郭君文卒謚爲孟嘗君僕謂苟如是則是田嬰田文在時未爲靖郭孟嘗君歿後乃稱耳嬰不必考也按馮驩告秦王曰亦知

齊之廢孟嘗君乎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孟嘗君正在安得謂之謚乎

野航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僕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枕之豈大舟也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半夜鐘

歐公云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王直方詩話引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半夜鐘句以謂唐人多用此語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鐘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鐘阮景仲守吳興禁半夜鐘為證或者以為無常鐘僕觀唐詩言半夜鐘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臥常聞半夜鐘陳羽詩曰隔水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鐘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為華嚴寺作正在吳中益可驗吳中半夜鐘為信然又

觀江南野錄載李昇受禪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鐘滿州皆驚召將斬之曰偶得月詩云云遂釋之或者謂如野錄所載則吳中以半夜鐘為異僕謂非也所謂半夜鐘蓋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非謂吳中皆如此也今之蘇州能仁寺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又人定鐘事見唐柳公綽傳

宣帝之致良吏

漢循吏傳序載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

入野客叢書卷三

八

吳中

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僕謂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宣帝致此者於久任勸勵之外又有所謂保全之術使之不能動搖故其得以肆志於職業間而無恐懼不安之態是以成久任之治效也觀王嘉嘗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吏更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囚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知宣帝致當時良吏又濟以此術不因王嘉言孰從而知之

丹陽有數處

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阜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

入野客叢書卷三

九

第

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

劉夢得烏衣巷詩

劉禹錫金陵五詠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撫遺小說載六朝事迹云金陵人王榭航海入烏衣國事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詩指此僕謂劉詩之意蓋指江左王謝二家非言王榭也蓋謂江左王謝二家爲當時名閥多居此巷世代更改舊時王謝故宅今爲丘墟非復舊觀經過是處爲

之感傷所以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此感傷烏衣巷之意爾若言航海王榭何必言尋常百姓家審此則劉詩之意明矣僕考丹陽記烏衣巷乃吳時烏衣營非燕子國烏衣之謂蓋王謝與王榭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者往往誤焉烏衣張仲均家有陳唯室親染此詩謝字從言蓋此也後觀吳曾漫錄藝苑雌黃所說時與僕合但謂烏衣營者取軍兵所衣衣服得之未知是否

釋乳母之過

史遺載韓晉公爲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

入野客叢書卷三

十一

吳中

之顧況爲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卽要乳母今爲侯伯乳母焉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僕謂顧況蓋用郭舍人之術漢武帝乳母家橫暴有司請徙乳母家於邊奏可乳母入先見郭舍人爲泣下舍人曰第行見辭去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壯矣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無徙乳母罰譖之者此事見史記滑稽傳

五松事

湘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

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唐陸贄松詩
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
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荊公詩老松先得大夫
封此爲得之僕謂黃朝英稽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
謬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
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終南
山詩曰水奠三川后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人前
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數
處用五松事與史記之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
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

盤谷序

八野客叢書卷五

十一

吳中

歐公跋盤谷序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
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
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未顯未爲當時所宗故
但云知名士當時送愿者不少獨刻此序蓋其文已
重僕家有魯直所校石本與今刊本差異隱者之所
盤無旋字有人李愿居之非爻字道古今以譽盛德
非而字利澤施于人非於字惟適所安非之字弗可
幸致也處污穢而弗羞呵禁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
之遇知於主用力於當世之爲也無上字與所字盤

之土可以稼非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而湘非可灌
可浴又無喜有賞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其後有高
從所跋曰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韜光
而自晦寄跡人世游心太清樂仁智於動靜之間信
古今一人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
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
勒石於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未歲建丑
月渤海高從所謂磨滅之文其全如此歐公謂令姓
崔名泐而此謂姓崔名徠必有一字之誤觀前漢外
戚傳洿穢不修非羞字

入野叢書卷五

士

吳中

宮殿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其別名皆曰堂
是也故詩曰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嘗有稱
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宮甘泉殿蕭何傳言作未
央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名宮疑皆起於
此時僕觀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鑿宮周有蒿
宮楚有蘭臺宮韓有鴻臺宮齊有雲宮列子有化人
宮神異經有天淫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
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蒼鷹擊於殿
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殿門不趨

奉劔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古
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
於秦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上
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畝之宮象往入舜宮霍
光第中鴉鳴殿前黃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
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參韓信皆有殿

報羅二說

一雜說謂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
報大羅天也撫言又謂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
泛舟玠以溺歿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二說不

同

入野叢書卷三六

三

吳中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長洲王楙

姓名同者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淡考或者往往疑為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卽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想不到不止此僕因觀史傳閒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

野客叢書卷二十七

張

禹有四人其他如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乳安國張長公揚雄龔遂之徒亦不止一人後周自有兩宇文貴前漢自有兩貢禹唐有兩李光進俱為將有兩裴巽俱尚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說謂凡有三王喬以僕觀之亦不止此然古人姓名豈能括盡不過隨所見言之耳崇文總目謂有同姓名錄一卷名賢姓字相同錄二卷闕考隋志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

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為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明帝

卽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爲司徒
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爲
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
事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
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渙亦
旣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邪又約謚隱侯爲其有
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土
地祠牌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爲允又詩詞有沈腰
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
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
語詞蓋述其意爾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
略何以瘦而狂此卻有沈瘦二字

江革忠孝

家求江革忠孝王覽友弟諸家注盡引後漢江革且
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有一
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爲魏人所執詞色莊
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
正兼忠孝二事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

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奴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訢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郿陽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

千匹周復唐彬琅琊王佑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退之淮西碑

唐史與三說皆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爲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中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

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敕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嘗為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欹者再三吏執之詣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段學士更為之二說皆謂因老平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曰碑高三大字如手負以靈鼈戴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說又非關老卒推仆碑石乃為當時之人讒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別刻文昌之作諸說不同竝著於此

古人諺語

古人諺語見於書史者甚多姑著大略於此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曰家有千金坐不垂堂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曰一朝不朝其間受刀曰當出不出間不容髮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一人在朝百人緩帶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曰千人所指無病自奴曰怒其室作色其父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曰生男如狼惟恐其弋生女如鼠惟恐其虎曰穀弩射市薄命先奴此類不可勝舉今人有薄命先穿之說知此語久矣

唐宰相視事

唐宰相上事日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

大野家叢書卷五

五

禮

涯為僕射當時御文中丞宇文鼎恥為之屈奏僕射視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與其廢禮不如避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李固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獨異雖相承為故事然人情難安豈可不改帝不能決竟用舊儀武宗時陳夷行為左僕射乃奏僕射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下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先拜而後答拜以無二上故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左右僕射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

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有司約三公上儀著令詔可至是始定夫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階下而僕射巍然坐受於堂上不幾於甚乎僕嘗考之唐初未嘗有是禮自明皇尊崇張說乃始習爲故事初非舊典說初行此時人亦驚異之或徵所從來說引聖曆間李日及豆盧欽望同日拜相用此儀其言如此初無據也

漢朝臣見三公禮

或者謂唐朝臣見三公禮則聞之矣漢世朝臣見三公禮班史不載是以後世無聞焉僕謂漢世朝臣見

入野客叢書卷三

六

三公禮竝拜至丞郎見八坐皆持版揖事見漢儀及漢舊儀是以衛青爲大將軍或謂汲黯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謂大將軍有揖客及不重邪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執版入閣至坐蕃下奪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敬止在門漢世三公之禮與百僚絕席如此之異至入坐之禮則殺矣此有以見其大略沈約宋書亦嘗引以爲言

唐階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

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
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
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祭戟吏三十
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僕觀白樂天爲中書舍人知
制誥元簡爲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著綠其詩所謂
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
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
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衡陞朝散大夫制曰
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
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罷相爲檢
校尚書興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校尚書請
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倖禮部郎中呂溫代鄭
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勳十
二乃號柱國

省中畫壁

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雪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
壁畫古列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
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列士唐翰苑粉
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
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祕閣廊壁薛稷

畫鶴見鄭谷詩淺井寒燕入迴廊疊薛因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畢宏大曆二年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陰鏗詩圖北壁畫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夫子坐於玄帳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錄謂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禁畫壁見於所載班班若此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疑有所據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

入野客叢書卷三

八

陳氏

體初見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為文必有所祖又觀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辨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僕謂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文一書甚詳其間曰阿都

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
人為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
下包藏禍心密未擊都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
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為安致解於其兄兄給
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為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
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惡
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
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
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爰善安為兄所枉訴以事
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
幽憤詩蓋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
世此所以有愧孫之語樂天雜感詩曰呂安兄不道
都市殺嵇康

應璩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不多
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
慎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
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
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在位者何足以繫其心
哉僕讀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

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
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
示在位者咸皆怪憚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
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
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
應璩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
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
故云百一應璩為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為詩百餘
篇以諷爽揉以習俗之言傳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
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
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
違法璩為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
政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璩詩祖
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
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
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僕不暇詳摘其語姑撫
其略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
生二毛三十為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年三十二

忽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鸞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七十八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四十三面瘦頭斑四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頹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三月盡鬢髮蒼浪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江城守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過不爲天前歲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爲三品五十八我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六十始歸來天明平頭六十八六十衰翁兒女悲不準儼身年六十六旬猶健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已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八我今欠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八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筇三歲七十我年幸過之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七十一七十三入難再
到七十三翁旦暮身七十過三更較希七十四年身
壽及七十五考本傳白公年七十五夢自三十至七
十五往往必見於詩又有本時十二三之句及數行
鄉淚一封書則題曰年十五時作王昭君詞則題曰
年十七時作少年已多病則題曰年十八時作我年
二十君三十又紀其少年之所作如此僕觀白公年
十八時謂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彊壽考至
於七十有五而後不祿既有姬侍不能無耗蝕氣血
故壽夭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是亦
養壽一端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驚於外所以罕
終天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寬適有以驗其壽云

景帝殺周亞夫



容齋續筆曰景帝非殺卿大夫者獨至於周亞夫而
忍為之何哉竊嘗原其說亞夫屯細柳天子勞軍至
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以軍禮見謂
乘輿制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故賜
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氣鞅鞅非少主見於詞色之
閒以是殞命其可惜也僕謂此說不然景帝忌刻少
恩穎濱先生嘗言之矣其殘忍所及非特一亞夫而

已釋之以効奏之恨斥歟鄧通以吮癰之怨餓歟鼂錯爲國遠慮而誅歟此猶未也臨江王榮以母失愛使酷吏殺之吳王世子以博爭道提博局殺之梁王縱之驕復致於憂歟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肆其殘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謂景帝非好殺者獨忍於亞夫哉且天子勞軍細柳至不得入旣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正亞夫好處所以見治軍嚴整如此豈易得哉是以文帝改容禮敬勞軍而太謂亞夫豈得而犯以霸上棘門爲兒戲其意可見異時以緩急真可將兵屬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卽位隨用以

入野谷叢書卷末

三

陳乳

平七國之難則亞夫軍容整肅其效立見僕嘗謂使爲將者人人如亞夫之治兵則兵何患乎不精敵何患乎不克然則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殺臣下不以爲怪雖如亞夫之挺挺亦所不免豈亞夫有以致之邪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使之手滑信哉

退之琴詩

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鵠箏賦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

阮瑀此意又出於王褒洞簫賦褒曰澎溲沆漚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杭州圖書館

◎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